

Economics

~ 当代经济科学文库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
国际服务贸易研究系列

人力资本与 国际服务外包

——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

【景瑞琴 著】

本研究受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
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资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当代经济科学文库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国际服务贸易研究系列

人力资本与国际 服务外包

——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

景瑞琴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
景瑞琴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经济科学文库)
ISBN 978-7-81134-330-4

I. 人… II. 景… III. 服务业 - 对外承包 - 研究 - 中国
IV. 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986 号

© 2009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
——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

景瑞琴 著

责任编辑：宋新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70mm × 230mm 13.75 印张 221 千字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4-330-4

印数：0 001 - 2 000 册 定价：23.00 元

前 言

随着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际生产分散化主要以 FDI 为主。但随着国际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价值链上的所有生产环节都具有优势。在企业专业化经营的趋势中，国际外包在企业经营战略方面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使其越来越受到制造业企业的青睐。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保留最好的，其余的外包”成了跨国公司保持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原则。由于许多服务的不可贸易性，这一时期的外包主要以制造业外包为主。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许多原来不可贸易服务（Non-Tradable Services）的跨国流动成为了可能。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将服务产品的生产进行分解，服务的生产过程因而变得越来越精细与国际化。尽管某些商品的生产全过程仍然会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但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在全球化生产中制造复杂工业品或者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生产链是由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的许多工序连接而成的。因此，每个国家也将日益采取工序交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交换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链中。于是，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被纳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全球网络中，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人口大国，两国国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印度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尤其是软件外包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尽管中国优先发展制造业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以服务外包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的浪潮中，中国要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业就必须抓住

新的机遇。

中国尽管具有国内市场大,相关法规日趋完善、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并面临全球服务产业快速发展等机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发展服务外包业务,高级服务外包人才也极为缺乏。究竟什么是外包?什么是服务外包?什么是国际服务外包?什么是离岸服务外包?为什么企业要决定把某些服务外包到其他国家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国家会成为特别吸引服务外包的国家呢?要顺应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潮,就必须厘清这些问题。本书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案例,以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

本书与其他同类的论著相比,对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积极探索。与制造业相比,服务外包对物质资本的要求较低,而人力资本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则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将决定一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竞争力。这一论点说明,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就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同时还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中国人力资本的水平。期望本书的出版能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意的借鉴。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的资助,以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勤劳动,使本书能够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许多原来不可贸易服务（Non-Tradable Services）的跨国流动成为了可能。于是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的跨国转移成为了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和布局的大势所趋，而国际服务外包则是服务业跨国转移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等诸多优点，其与信息技术的密切相关性、高度的国际化水平也十分有利于承接国的劳动者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本书将基于承接国的视角展开研究，试图分析影响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有益的建议。

本书第一章首先论述研究国际服务外包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在第二章对外包的理论基础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之后，将在第三章提出本书的观点——即人力资本是影响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本章通过人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以及人力资本与服务外包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的确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第四章建立数理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模型推演与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发展中国家，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也越强。第五章进一步利用数理模型研究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对模型进行的数值模拟发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尤其是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者的收入。

在第四章与第五章的理论分析之后，第六章以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展最快的软件外包为例，对印度与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与印度的总体经济竞争力差别不大，但中国在国际服务外包承接方面远远落后于印度。研究表明，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不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

本书的最后一章从中国产业升级的角度论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重要意义，以及一些可促进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相关政策。在结束语中，本书小结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现状，并指出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人力资本 国际服务外包 承接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6.7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crease of communication cost make a lot of Non-Tradable services tradable. So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servic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global industrial adjustment, in which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is the primary growing factor.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is located at the high end of service industry. It has not only high additional value and employment creativity as well as low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also advantage for skill accumulation due to its closenes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penness of internationality.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would bring great benefit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ecisive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st country and tries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China's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market.

The first chapter opens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followed by chapter two with a detailed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In chapter three I compare the human capital endowmen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service outsourcing to demonstrate that human capital decides a coun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rvices.

In chapter four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to how a country's human capital level would affect its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We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has positive effect on a country's service-outsourcing related export while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negative effect exists. In chapter five we further investigate how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affects the wages of agents with different human capital. Our model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would increase the host country's national income as well as the wage of those agents with relative low human capital.

In chapter six we study the software outsourcing in India and China. We find that though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s economic competence, China lags far behind India in software outsourcing. This fact shows that Ind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human capital determine its competence in software outsourcing.

In the last chapter, I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for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e and some feasible governmental policies to promote China's service sector. At the end of the book I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human capital and point out that it is very crucial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F276.7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1)
第三节 结构安排与创新	(23)
第二章 外包理论及文献述评	(27)
第一节 外包理论综述	(27)
第二节 外包文献述评	(31)
第三章 人力资本比较优势与国际服务外包	(56)
第一节 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	(57)
第二节 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60)
第三节 主要服务外包承接国的人力资本禀赋比较	(62)
第四节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的相关性分析	(69)
第四章 人力资本水平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73)
第一节 国际服务外包的团队模型	(75)
第二节 国际服务外包发生的均衡条件	(78)
第三节 实证检验	(83)
第五章 人力资本水平与国际服务外包的收入分布效应	(91)
第一节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的分工模型	(93)

2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

第二节 封闭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匹配与收入分布	(96)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的人力资本匹配与收入分布	(98)
第四节 数值模拟	(100)
第六章 人力资本与中印两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分析	
——以软件产业为例	(108)
第一节 软件产业的特性与全球软件外包的现状	(109)
第二节 印度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经验	(113)
第三节 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竞争力分析	(127)
第四节 中印两国在国际服务外包承接中的比较优势对比	(140)
第七章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与中国的产业升级	(148)
结束语	(160)
数值模拟程序	(162)
附录	(167)
附录一 《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	(167)
附录二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	(172)
附录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175)
附录四 《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融资支持工作的指导意见》	(183)
附录五 《无锡市政府关于集聚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企业“123”计划的政策意见》	(186)
附录六 《无锡市关于集聚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企业“123”计划政策意见的实施细则》	(189)
参考文献	(191)

第一章

导 论

随着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外包作为一种生产分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以其灵活性与成本优势受到了众多跨国公司的青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保留最好的，其余的外包”成了跨国公司保持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原则。由于许多服务的不可贸易性，这一时期的外包主要以制造业外包为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许多原来不可贸易服务（Non-Tradable Services）的跨国流动成为了可能。于是，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服务外包也因此取代制造业外包，受到各国政府、媒体及民众的普遍关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估计，未来几年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将以 30% ~ 40% 的速度递增，2004 ~ 2005 年总值已经分别达到 3 000 亿美元和 5 850 亿美元，2007 年总值达到 1.2 万亿美元左右。

什么是外包？什么是服务外包？什么是国际服务外包？什么是离岸服务外包？要研究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就必须首先厘清这些概念。首先看什么是外包？外包（Outsourcing），在英文中是（Outside Resource Using）的缩写，直译为“外部资源利用”，是指企业在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整合、利用企业外部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资金运用效率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业务运作方式。Corbett（2004a，

p. 1) 把外包定义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把过去自己从事（或将要自己从事）的工作转移给外部提供商去做”。卢峰（2007b）认为，并非发生在企业层面的所有“从内到外”的转移活动都属于外包。外包的特征性内涵在于企业保留特定产品生产供应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对生产过程涉及某些环节区段的活动或工作，通过合同方式转移给外部厂商来承担，其具有“产品内分工”的经济属性，或是“产品内分工”的实现方式。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属于外包的一种形式。根据《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 IT 业务和基于 IT 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服务外包中涉及的服务性工作（包括业务和业务流程）可以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并采用现代通讯手段进行交付。服务外包经历了从境内服务外包到近岸服务外包、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过程。如果服务外包的发包方和接包方来自同一个国家，外包工作在境内完成，则称为境内服务外包或国内外包；如果发包方和接包方来自相邻的两个国家，则为近岸服务外包；如果发包方和接包方来自不同国家，从发包方的角度讲，即离岸服务外包，从第三方的角度或世界的角度来看，则成为国际服务外包。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亚当·斯密（1776）认为分工可以给分工合作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同样地，国际分工也能增进分工参与国的福利。他对 18 世纪晚期英国制针业中的分工合作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扣针制造业是一个很微小的制造业，但它的分工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仅做针头就要求有两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把针涂白是另一项专门的职业，甚至把针装进纸盒也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这样，制针这个重要的职业被分成大约 18 种不同的工序。在一些工场，这 18 种不同的操作由 18 个不同的工人担任，当然，也有些工场也有同一个工人常常从事两三种操作的现象。有一个 10 个工人的制针

厂，这 10 个人每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 4 万 8 千枚针，这样，每人每天能制造出 4 万 8 千枚针的 $1/10$ ，即 4 千 8 百枚针。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独立地工作，谁也不专门学做一种专门的业务，那么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一天制造 20 枚针，也许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国富论》，P. 8）

从亚当·斯密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在过去把生产一种产品所需要的各个工序集中在一个厂房进行生产是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通过专业化生产一个或少数几个工序，每个工人就可以集中自己的精力从而最有效地完成任务。但是如果合作者不在附近，协调每个工人的工作就非常困难。在当时的经济地理环境下，通讯联络只能通过信使传递书信或口信的方式来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运输中间投入品或者半成品的速度很慢，成本也相当高。因此，当时的专业化生产必然要求地理集聚，产品只能集聚在同一空间里生产才是有效率的。

直到 1817 年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时，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通信速度也不比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运送葡萄酒或布更快，所需的通信费用也只是比运输费用略低一点而已。在如此缓慢与昂贵的通信环境下，远距离地协调生产活动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李嘉图时代，大多数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是在同一场所内完成的，李嘉图也就只能用一种产品交换另一种产品的例子来阐述其为后世所推崇的比较优势原理了。

一、国际生产分散化与国际外包

在李嘉图之后大约两个世纪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将商品生产进行分解，整个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变得相当精细与国际化。尽管某些商品的生产全过程仍然会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但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在全球化生产中制造复杂工业品或者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生产链是由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的许多工序连接而成的。因此，每个国家也将日益采取工序交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交换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链中。过去，国际贸易的构成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随着工序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国际贸易往来中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中间品与半成品。这些中间品与半成品的跨国流动将不同国家的制造业或者服务生产活动连接起来，以生产出最终

的产品或服务。

（一）国际生产分散化及其组织形式

The Economist (1998) 对当今世界贸易模式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从一个国家获得原材料然后在另一个国家生产最终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生产最简单的产品也需要由多个国家的许多不同的工序来完成。……例如，即使是象孩子玩的一个纸风车这样简单的玩具也是由三个国家共同生产的。纸风车的风叶需要固定在一根塑料棒上，这根塑料棒的塑料是在美国生产的，将这些塑料压制成风叶和棒子的形状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最后这些部件在墨西哥进行组装后被运回加州分销到美国各地。

这一现象与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生产成本以及日益降低的国际运输成本与通信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显然，技术的显著进步使得世界变小、变近、“变平”了。企业也就有可能摆脱从前专业化生产要求地理集聚的限制，从而在全球市场上利用国家之间的要素成本差异及专门技能，进一步提高生产专业化带来的利益。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使知识与信息数字化、标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许多服务不可储存和不可运输的特征。因此，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以被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单位，通过生产地的重新配置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并实现规模经济。

卢锋 (2004)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今天的两百多年间，全球的分工体系已从产业间分工经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就是产品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生产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在产品价值链的各个不同环节上，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也不同，例如同一产品价值链上可能会同时包含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不同类型的生产环节。世界各国的要素禀赋与竞争能力存在差异，因此，某一特定的国家会在产品价值链中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会导致各国之间按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分工。生产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可以同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以充分利用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国的生产活动也就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产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中，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 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它的技术密集环节 (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每一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 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这就是生产分散化的现象。如果参与生产分散化的企业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一现象就被称为国际生产分散化。国际生产分散化一般有两种组织形式, 即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与国际外包。从图 1-1 可以看出这两种组织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个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生产投入品。例如一个企业可以在其边界之内由国内企业或者外国子公司 (FDI 和公司内贸易) 生产中间投入品 (垂直一体化); 企业也可以把投入品的生产外包给国内的其他企业 (国内外包) 或者外包给国外的企业 (离岸外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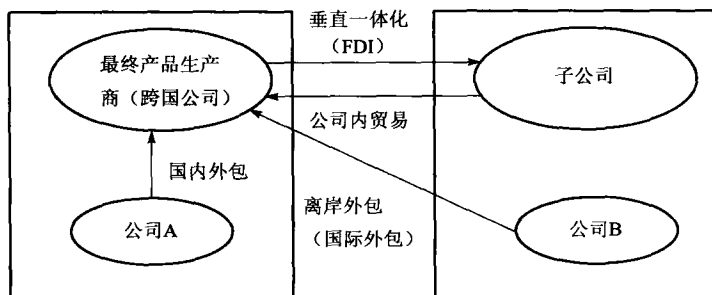


图 1-1 外包示意图

资料来源: Mary A. Marchant 与 Sanjeev Kumar (2005)

FDI 与国际外包具有相似之处在于:

1. 都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决策方式: 采取外包方式还是采取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通常被称为“自己制造还是从外部购买 (Make or Buy)”问题;
2. 都涉及到两个国家: FDI 涉及的两个国家分别称为母国 (跨国公司母公司所属的国家) 和东道国 (子公司所属的国家); 国际外包涉及的两个国家分别为发包国 (发包商所属的国家) 和承接国 (接包商所属的国家)。

国际外包与 FDI 的相异之处在于:

1. FDI 是“国内一体化”在国家之间的延伸, 因此 FDI 并没有超越企业边界。企业通过新建或并购方式将生产链的某些环节转移到其他地点进行生产, 但

生产经营活动仍然处于企业内部。如果企业只是在本国扩展生产经营活动，这种生产经营决策则被称为“国内一体化（Domestic Integration）”。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跨越国境向海外扩展，通过新建或并购方式将生产链的某些环节转移到国外并取得对国外新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时，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国际外包是“国内外包”在国家之间的延伸。企业通过签订外部合约的方式将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交给本国独立的其他企业来完成，即将生产链的某些环节外包给本国独立的其他企业时，这种方式则被称为“国内外包（Domestic Outsourcing）”。当企业将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交给国外的某个或数个独立企业完成，即将生产链的某些环节外包给国外独立的其他企业时，这种方式则被称为“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也称“离岸外包”（Offshoring Outsourcing）。

2. FDI 方式下，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即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与接包商是独立的两个企业，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3. FDI 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金、技术投入，投资方往往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是否给接包商技术指导或前期资金投入由外包合同决定，而且发包商一般不直接参与接包商的生产经营活动。

4. FDI 方式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主要通过产权联系起来；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和接包商主要通过外包合同联系起来。

（二）国际外包的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际生产分散化主要以 FDI 为主。但随着国际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价值链上的所有生产环节都具有优势。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制造业公司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仅保留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把一部分非关键性部件通过分包合同让公司外部或者国外的专业化生产厂商来制造。外包使原来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独立的几个生产工序，而这种生产工序可以以国际贸易的方式交给其他国家的厂商来完成。例如：

Burrows（1995）描述了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生产高速通讯芯片的故事。芯片